

重錄 魏 校 官 侍 郎 王 萬 世

學士 自 麗 聖 澤

分 校 官 編 修 臣 陶 大 臨

書 寫 儒 士 自 費 舉 時

通 照 錄 生 臣 霍 仲 樞

臣 徐 芳

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十

九真

人

同人卦三

六二同人于宗吝

程子傳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。宗謂宗黨也。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。在同人之

道爲私狹矣。故可吝。二若陽爻則爲剛中之德。乃以中道相同。不爲私也。朱子本義宗黨也。六二雖中且正。然有應於上。不能大同。而係於私。各之道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朱子語類伯豐問同人皆有爭奪之義。曰只是半六二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。三以剛居剛。便速而不遑。四以剛居柔。便有可遑剛底一道理。繫辭云。近而不相得則凶。如初上則各在事外。不相干涉。所以无咎。當董楷集說朱氏附錄。易雖抑陰。然有時把陰爲主。如同人是也。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。又却柔弱做主不得。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。上下相應。可謂盡善。却有同人于宗吝。與先號咷之象。如何。曰以其大好兩者。時位相應。意趣相合。只知款密。却無至公大同之心。未免係於私。故有吝。觀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同心之富。其臭如蘭。固是他好處。

然於好處猶有失。以其係於私權。而不能同也。趙與逸考遺說。朱子語錄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。何也。曰。只是半六二一文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。則凶。六二與九五相應。三以剛居剛。則便達而不返。四以剛居柔。便有反側底道理。初上則在事外。不相干涉。所以无爭。吳大猷王弼註。應在乎五。唯同於主。過主則否。用心偏狹。鄙吝之道。否方有反。又情鄙反。偏必浸及狹。戶夾反。孔穎達正義。係應在丘。而和同於人。在於宗族。不能私闊。是鄙吝之道。故象云。各道也。李鼎祚集解。荀爽曰。宗者眾也。三據二陰。二與四同功。五相應。初相近。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為同。故曰同人于宗也。陰道貞靜。從一而終。今宗同之。故各也。司馬溫公說六二同人于宗。各何也。宗者類也。於類之中。又有類焉。是故同其類者。所同狹也。故各都案易變體義。此同人之乾也。而又辭云。爾者。夫六二柔而正也。九五剛而正也。剛柔皆正。而又為正應。故有同人于宗之義。宗非母族。非妻族也。在三族之中。為父之黨。而乾有父道。故為同人之乾。然乾之全體。則有父道。得其一爻。而剛正在上。則僅能為宗。而六二之所同。則所謂善內親。而為睦者也。故有同人之乾之義焉。蔡節齋訓解。宗主也。謂二與五本應。故曰宗。雖以中正。所同狹矣。馮衍註。六二同人于宗。親其所親之象。春占趙

汝據輯闕六二。同人于宗。吝。二與五皆在經卦之中。猶宗人之象。二五同宗。不容不同。宜為同人之盛。而云吝者。非為同于宗而吝也。以三四基聞其間。欲害之而吝也。同之正者尚爾。况不正者乎。姑汾道叟証類指龜於同人之世。有應在五。惟同其主。同心褊狹。不亦吝乎。故曰同人于宗。吝。方之古今。如白圭自云治水愈於禹。孟子言禹之治水。以四海為壑。今吾子以隣國為壑。是志在一國。不顧天下者也。象曰。吝道也。陳深讀易編。二以一陰為此一卦之主。眾陽皆欲與同。五為正應。二未應五。而先同于下。同于宗也。雖居中得正。然質柔而近於私。不能大同。故至於吝也。陳晉解六二同人于宗。卦唯一陰而優居二。是其所同。止於其黨也。吝。不廣。丁易東象義六二同人于宗。吝。謂同體也。六二當與五同。而九三同體。與二相近。二往同之。則吝矣。或曰。二之五則上體成離。下體成乾。不離此二卦。反其本宗。故曰同人于宗。所同者狹。此吝道也。以象言之。乾有伏坤而六二本坤。坤為各畜。同人于宗。所同有限。有畜各之象。與悔各不同。此又言同人于宗。所同不廣。故為吝道。吳澄纂言六二。六居第二畫。為同人之乾。同人于宗。象也。宗。如宗子之宗。六二為一卦之主。猶宗子為一族之主也。凡宗者。各有所宗。非天下為公之同也。六二以中正應九五。

同乎九五而已。他无與同者。是六二之爲同人。不過于其同宗之人。而同也。各占也。程子曰。同於所繫應。是有所偏與。在同入之道。爲私狹。故可吝。其澄纂言外翼宗。同人二同人于宗。睽五。厥宗噬膚。宗字從心。從示。廟中之室。神示所居。離之中畫虛處。象廟之室。凡嫡長子主宗廟之祭者。謂之宗子。宗子統衆兄弟。同人之二。睽之五。皆爲卦之主。猶宗子之統衆兄弟也。故謂之宗。俞琰集說六二。同人于宗。各。易以同體居先者。爲宗。與睽六五之宗同。同入之道。外同于野則專。今不外同于五。而唯內同于初。各道也。睽之五。與同人之二。皆離體。離以柔爻爲主。而二卦皆以剛爻爲宗。何也。曰。崇陽而抑陰。易之教也。張清子附錄悔者。自凶而趨吉。吝者。自吉而趨凶。各重其胡炳文通二往同五復成離。五來同二復成乾。往來相同。乾離各反其本。是之謂宗。又禮云。別子爲祖。繼別爲宗。繼稱爲小宗。同人于宗。似不失其爲六二之正也。較之于野之同。則亦係於私矣。初九出門无所係。故无咎。六二于宗有所係。故吝。董真卿會通馮氏當可曰。以卦體言之。則有大同之義。以爻義言之。則示阿黨之戒。雙湖先生曰。卦統論乾。天下同乎離。六二之人。而六二又則自譎其與人同之道。固不可以一繫論也。所引蔡氏曰。見前祭義章。則詳齊復謙本說。宗而在內。自

爲同者。宗宗室。詩曰。宗室牖下。梁實參義卦。唯六二一陰。諸陽皆欲同之。二又中止。足以致人之同。使其无所私係。則善矣。而二乃應五。是未免於私也。故爲同人于宗。其所同者。止於宗黨。而不能及遠。各之道也。許魯齋先生心法。同人于宗。各同人于野。同人于宗。所同者。幾人。則其所失者多矣。所以孤立無援。人要與天下人同。何必同宗。伯牙子期。豈所謂同人者耶。同人于宗。所得益少。或有乖異。便失所同。如孔子溫良恭儉讓。與聞國政。天下翕然相從。桓魋之害。孫叔之毀。蓋一二耳。不害其大同也。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。其氣類同者。則推等標榜。無所不至。其不同者。則擯斥不能合。謂其同者。皆善類。不同者。皆惡人也。寧有是理。此所以百年孤立。常有仇敵。惜哉。聖人不知此。出門同人。同人于野。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。離棄者。不能爲多助之害。當知此。異齋私塾講義。易以一陰一陽位。二五而主一卦者四。師比同人大有也。卦皆以會合衆大。五義善一之。能得衆也。錫命專也。顯比順也。厥享交如。威如柔而尊也。獨同人之二。聖人各之。何也。夫同人之得以爲同者二也。而同人之不得以善其同者。亦二也。同人之世。撒藩籬。去城府。洞然八荒。皆我闔也。而今也。伏戎于三。衆壙于四。大師于五。乖爭逆戾之氣象。畢見無餘。豈所以爲同者耶。表君子之

於世。非樂於以己徇人也。而亦不能以己嗜令。曠然大公。物來順應。斯以爲同而已矣。是故吾無不可與同之人。而人亦無所不同於我。雖所同者有可有否。而吾未嘗以可否先入乎其心。今六二同人之主也。心一條於五。而若三若四皆在所絕。一隨其心。而人皆有所憤惋而不平。激三四之紛發而累五於不得不競之地。皆二之爲也。而窮其所始。則自一念之隘始。嗟夫。人之不可以隘也。如此哉。古之聖賢。恢拓其心。與天地際。其待人接物。休休乎其容。融融乎其和。而人亦安鳥之徒。在此無惡。而在彼無讟。非詭隨也。非泛交也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。而誰與。既與之。並生斯世。則未有能舍人而獨立者。不能舍人而獨立。而吾乃以私意小智。強立分別於其間。所同者至寡。而所遺者至衆。是亦大不量已而已矣。人之同於我者。皆其不棄我之善意也。彼方爲同。而我則自異。斯人也。其不見絕於人。則幸矣。何人之可絕哉。作易者。各同人之二。吾於此得震世之大法焉。故識之以破吾心之隘。雖然。孔子於陽貨。孟子於王驪。非隘歟。曰孔孟之與人同多矣。虎與驪非其類也。同固所以爲同。而不可苟同者。亦不敢以強同。孔孟奚其隘。未易固曰。君子以同而異。孔孟奚其隘。

象曰：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

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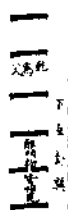
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。而在同人則爲可吝。故五不取君義。蓋私此非人君之道。相同以私爲可吝也。卜子夏傳六二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不能大同。守宗獨應。失其于野之義。可惜也。已。李鼎祚集解。象曰。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侯果曰。宗。謂五也。二爲同人之主。扣同者之所仰也。有應在五。唯同於五。過五則否。不能大同於人。則爲主之德。各狹矣。所同雖各。亦妻臣之道也。蘇軾傳六二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凡言媾者。其外應也。凡言宗者。其同體也。九五爲媾。九三爲宗。從媾正也。從宗不正也。六二之所欲從者。媾也。而宗欲得之。正者遠而不相及。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因。苟不能自力於難。而安於易。以同乎不正。則吝矣。楊龜山經說二係於正應。同于宗者。也。宗其親黨也。與同人于野異矣。然二五以中正而應。雖係于宗。未至於凶也。故吝而已。張栻嚴傳二系中爲一卦主。聖人嚴爲之訓。曰。同人于宗。吝也。夫君子无意於天下。則已。君子而有意惠利天下。非同人則莫爲之助。而所同之俠。亦不能大有爲於時。且二以陰居五陽中。群陽樂同。儻必欲捨剛陽。惟柔陰之從。則爲吾應者鮮矣。又安能廣攬人才。以輔成人主。有大之業哉。宜其各象釋之曰。各道。謂於道爲吝也。或曰。應五爲宗。夫二五君臣位。且五陽二陰。非己宗也。語曰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。使驕且吝。其餘不

足觀也已。周公惟賢才並用。不牽私黨。道以盛行。二其慎哉。二居離中。離
麗必有所附。其在同人。不可不慎。郭雍解在卦論之。六二文明之性。固知
同人之義。而又觀之。其才至柔。不足與立。安能大同於物。是雖知之力有
所不能也。故彖之所論。有卦之德也。六二之所言者。爻之才也。然知同于
五。不失上下之濟。又以中正同中正。亦何異於宗黨。同於所尊者哉。然以
同人之道論之。則小而吝矣。李光讀易詳說。六二為一卦之主。以一陰而
統五陽。非盡至公。何以服天下。今乃係應在五。雖位中正。所應偏也。他卦
以有應為善。同人之世。當以天下為公。豈得有所偏應哉。咸之為義。當以
无心感物。无遠近親疎之間。而九四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孔子曰。天下何
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塗。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。蓋朋從爾思。則往
來于心者。未離乎黨與之間。故彖以憧憧往來。為未光大。同人于宗。則各
道其揆一也。朱漢上傳。二往同五。復成離。五來同二。復成乾。往來相同。乾
離各反其本宗。同人于宗。所同狹矣。吝道也。易傳曰。同人。不取君義。私地
非人君之道。鄭剛中窺餘初九同人于門。止吝道也。同人于門。雖未至於
野。然自門而出。不守所居。有曠遠之漸矣。故人无得而吝。同人于宗。謂二
五相應。情之所係。正其所親。將以同人。而係情於所親。吝之道也。隨卦與

同人固不同。然舍已從人。亦非偏黨狹隘者所能。故於初九則曰。出門交有功。於六二則曰。弗兼與。弗兼與。亦謂二比初。而情有所係也。與比略同。問者曰。六二同人于宗。有各道而取以成卦何哉。曰。易以象言者。一卦之義。以爻言者。一爻之義。亦猶履以六三成卦。至其爻則爲咥人之凶。推此則見聖人隨爻取義。不相牽礙者。人率皆爾。集傳謂初動艮爲門。二五相應。乾旣成離。二五復位。離復成乾。乾離各反其宗。此于門于宗之象。所引鼎卦曰。侯果曰。見前李鼎祚集解。楊萬里傳六二。同人于宗。止各道也。象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。贊其德之中正也。又辭各六二同人而同于宗。各其才之柔弱也。以同于宗族爲同。則宗族之外。皆棄而封之於同之外矣。此楚人亡弓。楚人得之之心也。各畜甚矣。林栗集解六二。巽也。以陰居柔。而在下卦之中。應在九五。而承於九三。連於九四。故曰同人于宗。各異體爲配。同體爲宗。異類爲配。同類爲宗。宗也者。其族類也。三四有離兌之象焉。而九五則純乾也。是故二於五爲配。而於三四爲宗矣。何者。二三四爲同體。巽離兌爲同類。故也。以其皆體乎乾。故有同人之志。以其兼乎離兌。故有宗黨之嫌焉。同于宗黨。蓋各之道也。或曰。二之所以爲同人者。中正而應也。乃有同宗之各。何哉。曰。吉凶无常。唯人所召。六二以離之中爻。

而體乎巽。謂其居中守正。有應在五。而其性炎上。故曰同人于野。亨。謂其以陰居柔。體乎卑巽。而承於九三。故曰同人于宗。吝。其在象也。知其為離。而未知其為巽也。故直言于野之耳。及其在各異體成矣。故有于宗之戒也。然二不體巽。亦无以自存於三四之間矣。同于宗則吝。同于野則亨。君子之至於斯也。可不自求本心。而擇其去就也哉。楊慈湖傳同人之道。惡其偏私。六二正應九五。有于宗之象。止同其宗人。亦不廣矣。故吝。各有小狹之義。孔子曰。誰能出不由戶。何莫由斯道也。坤上六曰。其道窮也。此曰。各道也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故春。故亂。改各。一曰。覺之。則廣矣大矣。六十四卦。二百八十四爻。一也。李謙齋詳說以全體論之。二為一卦之主。同人之正也。以六爻論之。則二偏應於五。其同有不廣者矣。同人之道。以廣大无私為心。而二徒知有五之可宗。不能大同。而係於私主。以是為同。鄙吝之道也。君子所謂可據。亦曰可。若所謂否據。亦曰否。如梁丘據之所為。君子美取裁。馮椅輯註同人于宗。六二象。各道也。道協聲豆。與乾反復道也。同言此取各之道。馮椅輯傳六二同人于宗。各贊曰。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林黃中曰。異體為配。同體為宗。二於五為配。於初三為宗。何者。同離體也。李季辨曰。眾陽皆欲同二。而二與下體同。同于宗也。然非正故吝。張舜

文曰。親其所親。則疎者隔矣。黨其所黨。則遠者疑矣。不亦存乎。初與三皆近。而其情相得。又離之為卦。本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。其相與之同。決非乾之三陽所能間矣。特同人之義。貴乎大同。不貴乎自私也。右明象占程可久曰。當同人于野之時。僅同于宗。所以各也。張敬夫曰。同人于野。則曰亨。同人于門。則曰无咎。同人于宗。則曰吝。惟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。卦曰同人于野。亨。與二也。又曰同人于宗。吝。不與二也。同此六二。而一與一不與。何也。卦論成卦之體。爻論一爻之義也。右明爻義田疇學易蹟徑同人六二 同人之乾



離下

父之族為宗。上卦乾為父。下

乾上

卦復變為乾。同人于宗之象。



乾下
乾上

巽為蓋。各之象。巽為股。離為相見之地。道之象。

六二同人于宗。吝。象曰。同人于宗。吝道也。王輔嗣。孔氏皆以此爻係應在五。為同宗之象。諸家因之。在易異體為配。同體為宗。異類為配。同類為宗。豈有二五相應之爻。各處上下之卦。而反為宗耶。故嘗為之說曰。同人以二為主。柔得位得中。而應乎乾者。是也。五又屬陽。而一爻屬陰。六二變。則

六爻皆陽其卦爲乾。上卦乾下卦亦乾。從其類也。從其類者同其宗也。詩
公尸來燕于宗。在宗載考。是宗族所會聚之地。君子公以與人虛以容物。
來者不拒。往者不追。然後能大同也。今同人于宗者。私其家者也。私其
家者。隔樊牆而分爾汝。是以親其所親。則疎者隔矣。黨其所黨。則遠者疑
矣。不亦各乎。雖然人道親親爲本。君子之仁愛。必自親親而始。同人爲宗。
固是私各。然亦是人所共由之道。而非其他私意者之比也。故孔子釋其
象。而謂之道也。深意在此。卦變爲乾。乾。人道也。宗在三族之中。爲父之黨。
故爲同人之乾。魏了翁集義監田呂氏曰。六二獨應。其志挾各。非同人之
公也。所引龜山語。曰。漢上朱氏曰。見前陽龜山語。說。朱漢上傳。鄭汝諧
翼傳從程氏。趙以夫易通二用。而剛六爻皆陽。同于其宗。是爲純乾不還。
其柔雖謂之各。揆之於道。則當然也。易後魏義二爲卦主。而言同人于宗
何也。謂係於所應而已。以一陰爲衆陽所歸。而乃睽於係應之私。惟同平
五。五與二中止而應。固有同人之道。然克敵而後相遇。則未能大同於物。
亦各道也。楊灝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。二爻同人之乾。異體爲配。同體爲
宗。二而之乾。上下皆乾矣。故曰同人于宗。雖不失其親。而同者審而不溥。
故曰各。愚曰。易隨時取義。象贊其德之中正。爻乃曰各。蓋同人之世。五

不取君義。若六二以應乾之同。而同比於五。則是君臣相欺。上下雷同。非有國者之福也。故曰各。宗有二義。惟程朱主宗黨之說。爲優。王景孟乃謂同。今天下大同之時也。卦唯一陰。衆陽皆欲同之。使二於此。曾无失擇。非所謂君子之正也。宗云者。已之所尊而敬。謂九五也。且引程子爲未之思。愚按王說雖合彖意。然二五既是相得。何必曰各。趙汝楨釋。聞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釋言各道。謂二五之同。有致各之道。非果各也。聖人慮後世不滿於二五。而 he 同。故特以各道明之。所以足文辭未足之旨。徐相直說六二。同人于宗。上各道也。二與五正應。故曰同人于宗。宗黨也。唯同人于宗。他无所同。若幾於鄙吝矣。衆言各道也。二不敢泛同。雖若鄙矣。然臣之事君。專一而无泛同。正合乎人臣之道也。張應珩詳。同人之世。貴乎同天下。同止于宗。則狹矣。故各。宗言初九。九三。同體之宗族也。蘇起翁讀易記六二與九五爲正應。應則有所係矣。故爲同人于宗。宗者。同宗同祖之義。所同者狹。是爲鄙吝之道也。二五易位。則離成。乾。乾成離。離本乾變。是同人于宗。所同不廣。亦可鄙吝。又變乾伏坤。爲各壽。故同人有限也。象辭贊六二而文辭各六二。各有攸當也。陳深讀易編。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二專於柔。而但同於宗族之私。所同狹矣。固爲各道也。丁易東象義六二當得五。而近同。

三不能遠同。故各鄭錡圖說六二同人于宗止各道也。二五君臣當同人于天下。雖言同人于野耳。同其人者大也。六二同人之主。柔得位。得中。而應乎乾。止應于九五也。故曰同人于宗。宗者。宗其親主也。六二同人之宗也。九五六二之宗也。六二之主。不來同人于野。而止應於九五之宗。故象曰。吝道也。故吝者。近乎凶。悔者。近乎吉也。吳澄纂言同人于宗。吝道也。所同者。私狹而不公廣。其道爲可吝也。俞琰集說野者。衆之所共通道也。宗者。已之所屬吝道也。吝而謂之道。人道以親親爲大。親親仁也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親之道。乃與他人同也。同人于宗。固吝。然亦人所共由之道。非其他私意之比。故曰同人于宗。吝道也。保八原旨六二陰柔中正。同人之至也。同人于宗。正應九五。同于宗也。私係宗黨。鄙吝之道也。各既爲同人之主。當與天下大同。不應私係於九五。失大同之德。是以吝也。象曰。同人于宗。吝道也。君子體而用之。當克盡私欲。復歸天理。故曰君子周而不比。小人比而不周也。胡震衍義六二同人于宗止。吝道也。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。在同人二五中正相應。則爲可吝者。唯取陰柔係應之義。又以私比。非人君之道。故曰同人于宗。吝。則宗族之外。在所不同。斯爲狹矣。是可鄙吝也。同人之道。莫貴於宏博。莫患於狹隘。六二同人于宗。其係應則

同之。非其係應則不與同。其親故則同之。非其親故則不與同。姪惡不公。作姪作惡。皆各道也。錢譽不公。或毀或譽。皆各道也。物我不通。立己與物。亦各道也。禮運曰。大道之行也。天下爲公。使人不獨親其親。不獨子其子。身有姪女有歸。老有所終。幼有所養。貨惡其棄於地也。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。不必爲己。是爲大同。知此。則知于宗之可各矣。若夫帝堯之明德。而必親九族。周家之忠厚。必內睦九族。周公之不能其親。不棄故舊。曾子之親戚不悅。不敢外交。此又聖賢由親及疎。實未嘗厚親而遠疎也。張清子集註象曰。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愚謂宗有宗主之義。謂九五也。六二上與五應。五乃二之主也。故曰同人于宗。一卦五陽皆欲同二。而二守其中正。唯同於五。其所爲若過於各道。非人同之道者。然陰无兼陽之理。以正合者。安肯邪配。如二之各固二之分也。苟當其分。則雖各也。而實合乎道也。故小象以各道也。釋之道者。當然而然也。各既合道。則亦无惡於各矣。趙珪解六二同人于宗。止各道也。六以一陰居二。乃衆陽所欲同之。而二以中正上應九五之剛中。是以中正相同。乃其宜也。二既有中正之道。能人同于衆。則善止上與五同。是同于宗。先儒謂宗黨也。但同于宗黨。故爲鄰各。象云各道。所同不廣。乃各之道。戒之辭也。董真卿會通同

人于宗。各道也。單氏曰。眾陽之所與。而獨同于五。各之道也。陳應潤又變易緼六二同人于宗。止各道也。六二變陽通卦爲乾。宗族類也。求同人而先於宗族。人君苟不見疑。臣下亦疑之。謂其不舉賢而私于宗族也。此各道也。孟子舉季孫之言曰。異哉子叔疑。使已爲政。不用則亦已矣。又使其子弟爲卿。人孰不欲富貴。而獨於富貴之中。有私龍斷焉。以周市利也。是亦同人于宗。各道也。之義。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。親其所親。則疎者隔矣。黨其所黨。則遠者疑矣。此又以卦體言之。則有大同之象。以爻義言之。則示阿黨之戒。不可以一槩論也。蒙謂不能大同而從於所私。其爲同也偏矣。郭畧解致各之道。以其同于宗而已。

九三。伏戎于莽。升其高陵。三歲不

興。

程子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。是剛暴之人也。在同人之時。志在於同。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。三又與之比。然二以中正之道與

五相應。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。欲奪而同之。然理不直。義不勝。故不敢顯發。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。懷惡而內負不直。故又畏懼。時升高陵以顧望。如此至於三歲之久。終不敢興。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。然不曰凶者。既不敢發。故未至凶也。朱子本義剛而不中。上元正應。欲同於二。而又非其正。